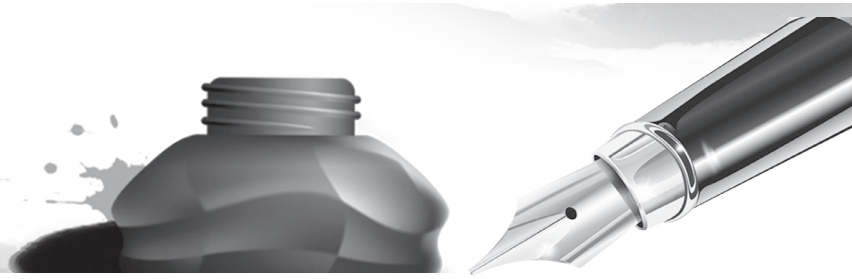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天水

在南街村（组诗）

■ 李继宗

或者，不出声的歌唱

河水

河水跟着我们走了一路
直到我们坐下休息
被草色簇拥
河水是轻快的，敲着自己的鼓点
如果有那么一些鼓点
上游水库，下游堤坝，河水才逃脱出来
像飞鹰的翅膀
才从天空或者鸟的身体上逃脱出来
河水辛苦了，映照抱团的云
映照辽阔的星辉
山间的静谧，但太多时候
我们都不在这里

鸟

它的叫声吸引了我
它的叫声短促，凄厉
不正经，如挑逗，如撩拨
像少年对着姑娘吹的一声口哨
它站在柿子树的枝头上
我仰头才能看见
它有点小
却发出了让人回味无穷的声音
彼时天空，此时蓝，它飞走了
包括我在内，一大片空旷留下来
但偶尔啾啾一声
摔碎在地的一个柿子
填充着这种空旷

它叫雪

它随风入夜，但这个夜晚特别长
它积了厚厚的
一层，盖上了你不想看见的东西
但有些东西还是露出来
它的上面已经被写上了
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字已经具体到了一个人名
好像说来话长

但一定有什么，是不具体的
它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兴奋
看吧，终于有一个早起的人
踩着它，毫无顾忌地赶路
但他说，我毫无顾忌地赶了一会儿时间
敦煌那边是这样
黑龙江那边是这样
它让边疆看不出是边疆
但它让内心
看得出是内心，它让地平线更岑寂了
现在，它让落日 and 渡口
不分彼此，像一对
时间长了没打招呼的好兄弟

在街道上

一直走到尽头也没有看见他们
一直走下去
以天空低垂衬托此刻的心情
以风满楼、雨欲来，作为背景找人
反反复复，在此刻之外
有些东西因卡住过去而看不到未来
有些东西多年后成为一把钥匙
锁却生锈了

轻寒

用眼睛听，用耳朵看，用鼻子去抚摸
一只蜜蜂
又一只蜜蜂，此刻在山坳里
凭着自己非凡的能力
把一棵开花的树，飞越了一遍
又飞越了一遍
不只蜜蜂，小草以野火烧不死
雨滴以夜半空投
把这片早春的山水，一股脑儿地
绿了一遍，湿了一遍
这是早晨，一抹微云似曾相识
风就那么回事，带着去无踪，带着飘

有霜的早晨

枯草如铁铸，风是微风

小路是必经之地
麻雀是胖麻雀，冷不用说
不用说边走边看
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比如端倪，比如来临

在南街村

啄木鸟对一棵白杨树的叩问，是对的
牛和羊的眼睛里仍然有迷茫
仍然有昨夜的风霜
树林里的石头以苔藓纹饰自己
丑的变美了，不只石头
阳光照在菊丛中，却让人魂不守舍
把一捆湿柴垛在墙脚下让它干透
把一串风铃挂在檐口
听见它响，就以为谁已经回来
没什么事可做的时候，我就做这些事

雪

雪落在空无处，落在缝隙间
雪落得极其枯萎
树木披上了孝装，半山腰里
已无风吹过，小麻雀争吵的声音
雪落得极其奔腾，为一场雪减速让道的
有冷空气，凸凹
和幅员辽阔，雪落在梅花上了
雪经过多少弯路多少弯路
终于落在梅花上了

炉边

开始打盹，瞌睡不瞌睡
都是一副打盹的样子
壶嘴上一直冒着白色的蒸汽
水壶像一列火车
像已经独自去了远方
窗外飘雪，院子寂静
一把扫帚立在墙角
一树梅花欲开未开
欲开未开
也立在墙角



李继宗：回族，甘肃张家川县人，甘肃“诗歌八骏”之一。诗作入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年度中国诗歌精选》《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曾获李白诗歌奖、首届闻捷诗歌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飞天》杂志十年文学奖等。著有诗集《场院周围》《望过去》等。

半壁斜阳

现在它有些刺眼
与我理解的照耀还有些出入
窗框，玻璃，还有外面的树
限制它长驱直入的东西
正在剪辑和修改着它，它由照进来
现在变成了只是放映
它放映过树枝、叶片、茶杯、泰迪熊
在很短时间里，它只是放映过
轻与重，高与低，惆怅

杨凌

花香

■ 杨蓓蓓



杨蓓蓓：1988年出生，供职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杨凌区作协会员，陕西作协中青年作家关中片区培训班学员。著有散文集《花字屑》。

撞倒地，我总是抑制着呼吸，落荒而逃。实在避不开的道旁，也只能戴起口罩，全副武装。

这样的日子，我唯恐避之不及，又怎会千里迢迢去赴一场花约？繁华的花事荼蘼，注定我只能身将世外，徒留叹息，游走在春墙之外。所谓鲜花，于我而言，真正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阳春三月，人间芳菲美景却注定是我躲不掉的“厄运”，空气里弥漫着的浓郁花粉气息，我的身体总是率先比大脑作出反应。斑驳的红肿、粉刺、皮疹一寸寸侵蚀着裸露在外的肌肤，那种百爪挠心的困扰使得我不分白天黑夜地给脸上、脖颈、胳膊涂抹各种药膏，梦中醒来，就连呼吸里都充斥着刺鼻的药水味儿，这种虐心的折磨往往不折不扣地纠缠两个月之久。

《陋室铭》中有言，斯为陋室，自当如何如何，贵在“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于我，应该再加一句“无花香之困扰”更为贴切。

生活中，我也素不用香，香水、香粉、熏香，芳香类的各种化妆品，包括花露水、空气清新剂等所有与花香有关的产品，我通通排斥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果香味，我向从来者不拒，柠檬的清香，芒果的浓郁，葡萄的甘甜，梨子的沁雅，就算不吃，光是摆在那，闻着味儿，都感觉心神舒畅，无比自在。

记得母亲有个习惯，每年十月过后，都会挑两个精致的苹果放到衣柜的角落里，从不去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放着，到了来年春天，果子失了水分，变得干瘪皱巴巴时取出。在这期间，衣柜和屋子里永远都会飘散着一股淡淡清甜的果香味儿，透着自然馨香。

自古文人墨客皆爱以花比女子，牡丹的富贵，菊的高洁，兰的清雅，梅的傲骨，生生融入人的品性修养中，无端平添了几分人物的饱满性情，往往是寥寥几笔，却具神来之效。《红楼梦》中的薛宝钗，体态丰满，品格端方，才德兼备，性格大度，被誉为“群芳之冠”的牡丹，因这份富贵呈祥，借着一把金锁，才

与宝玉有了这“金玉良缘”的宿命纠葛之说。

虽说这以花喻人极其妙哉，可若当真以花入名，那可便是落了俗套，万万要不得。诸如金牡丹、白玫瑰、小凤仙，再怎么富丽堂皇，终究是多了一股风尘气息，少了女儿家的几分婉约与雅致。倘若实在要挑几个用得出彩的，那么，花木兰算得上一个，可细细一想，到底还是借了木兰花的一抹雅韵，若非如此，照旧是落入俗套之流。

骨子里认为，真正用得妙的当数这《红楼梦》中宝玉的丫鬟之一“花袭人”一名，虽只是浅浅地从了个“花”字的姓氏，配以“袭人”，却当真是再合适不过，女子知性温婉，水样姿容不言而喻。光是名字就已在大观园蛇蝎嫣红中占了上方。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曲《葬花吟》，吟唱出多少缠绵悱恻的青春怅然，寄人篱下的茕影萧索。

“曾花间煮酒，你轻展衣袖接落花，醉看流年，一枕落花香。”又是何等的恣情洒脱，连落花都沾染了几许空灵，多出一抹超凡脱俗的清韵，悠远流长。

《镜花缘传奇》中十二花仙子演绎了各自的缤纷绝色，亦真亦幻。现实中，门前的那株丹桂又铺天盖地地吐纳着芳华，湿润的暖香，甜腻入脾，包围着每一个呼吸细胞，那么赤裸裸地喧嚣、澎湃。星星点点地汇聚着能量，然后轰轰烈烈地来一场绽放。

不管你喜还是不喜，它都在属于自己的花季里纵横飞扬着。我喜欢如桂花般的女子，不矫揉造作，奔放、爽朗、敢爱敢恨，有快意恩仇的江湖侠女之气派。率性，壮哉！

历来宫廷女子素爱用香，胭脂香粉或多或少总有自己钟爱的品类，洗浴搽涂样样细致入微，暖香，冷香，皆因人而异，固有“闻香识人”之说。相传乾隆时期的香妃“玉容未近，芳香袭人，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别有一种奇芳异馥，沁人心脾”，与生俱来体有异香，故得名

“香妃”，民间一度传为美谈。

试想，香妃若在今日，怕是未必会有当年的空前效应。

走在街上，迎面过来的女子，衣着华贵，妆容精致，倘若伴随着一种浓郁强烈的香水味，恐怕没有几个人能顶得住窒息的底线再有闲情去审视她的美好。凡事清新淡雅即可，倘若过了这个度，那只怕唯有令人侧目的份了。

论香，若有若无应当才是最高境界。看似不存在，轻嗅之下，又好似总有那么一丝浅浅的芬芳萦绕在鼻端，飘若烟纱，形同雾霭，缠缠绵绵，虽不足以沉沦，却总有几分魂牵梦绕的惦念和神往，让人欲罢不能。

问过好多人，是否品过樱花的芳香，都说没有。到最后，连我自己都怀疑，樱花是否有香。可分明站在那成排的树下，冥冥中樱花落雨的伤逝里飘散着清凛暗香，袅袅凝神，恍惚间分不清梦与现实，只随着漫天簌簌的瓣蕊顾自翻飞、旋转，游走在自己的境界里。没有无端的忧扰，那是我眸底潜然的景致。

宝钗服用冷香丸，抵御娘胎里所带的热毒。《红楼梦》里详细记载药方，将白牡丹花、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花蕊各十二两研末，并用同年雨水节令的雨、白露节令的露、霜降节令的霜、小雪节令的雪各十二钱加蜂蜜、白糖等调和而成。

且不说那四时节令的雨、露、霜、雪，单是这春日里的白牡丹、夏日里的白荷花、秋日里的白芙蓉、冬日里的白梅花就已集结荟萃了四季之精华，取药之考究，研制之精细，实属罕见。

这边，我还沉醉在文字的围城里想来采撷些许奇芳异香，那边的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唠叨，哪里的什么花又艳了，哪条路上又开了新的花店，风姿绰约的香水百合如何又添了怎样的香氛……

冥冥中，私藏着几分渴望，又满含着些许畏惧，花香面前，我再次犯了难。

万物深处（外二首）

■ 黛岫（宝鸡）

我需要卸下行装
在你我熟知的路上重走一趟
借心力深入万物
轻车熟路
但我会珍惜脚下的月光

我的前方，湿漉漉的地面已被你拧干
我可放慢脚步
欢心地收集你折射的光

你用尽半生铺就的路
可以准确地听出我的足音
我会用心地 宽容地
使这条路更加平衡
在我耳畔，熟悉的鸟鸣也是爱的和声

竹篱瓦舍安静地躺在你的臂弯
我会在此处耗尽后半生
做一株安静的草木
与你细流

部分意义

无须参照物
展开一幅清凉世界
你的笔尖在燃烧与冷却中斡旋

风引吭高歌，赐你一笔红雨
落在盛满热情的七月
成了我喜欢的柔软的思语

我脚步轻盈
走进一棵小树的虚影里
若有若无
最终，成为你笔下虚化的部分

你书写新生的过程
将热情投入眼中的绿荫
我听见血液在流淌
在我读不完的湖泊激荡

你的笔锋攀上篱墙
言辞是它敬仰的碧空
以光环的形式
独罩着你自在的灵魂

你在人间传输着绿色的血液
却隐身于形容词里

抵达

这慵懒的秋阳
越过山野
却怎么也够不着你

我的屋外
常常有鸟鸣掠过
可我该如何抵达你

抵达你，需要掬一掬秋的狂妄
还需吟一首秋的寂寥

你习惯把秘密藏在身体里
我需要靠近你
读山读水读懂你

靠近你，需要足够的勇气
请忽略我湿了的鞋袜
和我沾满草露的额发
我多么想拥抱你
可我，不会唐突地弄湿你

抵达你，我需要点燃我自己
在你最寂寞的时候
点燃烟火般的自己

足够温暖（组诗）

■ 申宝珠（咸阳）

礼物

人间七月，雨滴
滑落在屋檐檐年塑造的泥窝
和着相同的频率
我的脚步，踩在经年回家的那些脚印
鞋底，蹭掉的黄泥
种下那株没名字的植物
是日，开了几朵小花

暮晚

一只只鸡雏，闹嚷嚷钻进
母鸡的翅膀蓬松起来
斜映在院墙
庭院中央，摇尾巴的小狗静谧
花布衫静谧，针线筐静谧
系着围裙的农妇，站在门口嗅迷路的雏鸡
目之所及，尽是暮色

一点点

村庄的夜晚是祥和的
灯光下的背影，是祥和的
月光下的河流，是祥和的
大地是祥和的
他们爱着自己的影子
窗扉，透出的点点
黄晕的光
已经足够温暖

